

草木时光

# 茅莓

◎杜明权

对腺花茅莓，人们为了方便起见，在口头上就简称两个字：茅莓。茅莓为蔷薇科、悬钩子属，是灌木小植物，一枝藤蔓虽然只有一两米长，个儿看似柔弱矮小，低调地隐在密草中间，但浑身长满了细长的尖刺，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可不要轻易地去触碰它。

茅莓春天发芽，缓缓地牵藤长叶，直至四月底五月初，才含苞待放。茅莓没有桃花、杏花那么性急，春天刚到，桃杏就迫不及待地想展露花容。

再拖沓磨叽的植物，也的确应该等不及了，暮春时节，山坡上，一株株的茅莓，轻启朱唇，喊醒了春困中的五月，喊醒了立夏。

茅莓的花，陆续一开放，空气中飘散着草木浓郁馨香的五月，就风度翩翩地莅临了。粉的白的合欢花、火红的石榴花、洁白清香的栀子花，它们一股脑儿地蜂拥而至，与五月会面。

是腺花茅莓的花朵，打开了五月，擦亮了五月，使五月阳光明媚，未来可期。

身上戴上了一朵朵粉紫色的小花朵、秀色可掬的腺花茅莓，成为五月的新娘。

五月的初夏气温，不冷也不热，让人倍感温馨舒适，五月属于一年中的最佳月份。五月伊始，胡豆、豌豆、油菜、小麦等庄稼陆续成熟，人们开始踩入水田里插秧播种。五月是劳动最快乐的月份，在五月播种，秋天将会获得最有成效的收获。茅莓选择了五月，五月也信任了茅莓。在茅莓的催促下，五月像赶集似的，急冲冲地降临大地，快步跑来欣赏茅莓所打造的鲜花博览会。

茅莓也不是特别爱赶热闹的植物，它不迟不缓地把自己的花期安排在五月，本心只是想广阔的山野间，寂寞而开，寂寞地凋谢，不愿意去惊扰谁。

茅莓的花骨朵儿有绿豆大小，为绿色的外壳包裹着，等到含苞欲放的时候，花苞有豌豆粒大小。

让我们大胆无畏地展开想象力吧。宇宙力量创造了宇宙秩序，万物运行有序，而生命力量也创生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生命秩序，生命是否在冥冥中模仿了宇宙秩序，这些终极问题，我不得而知。蛇、老鼠、鸟儿等动物，比如地震、火山爆发前，它们神奇地感觉到了，由此惊悚，急速搬迁而去，远离灾难源，它们能够直接感觉到来自大地深处的信息，而我们则要靠仪器预判。

草木们不具备这种能力呢，它们庞大繁复的根系，似乎就像一个信息接收器，深入大地，或许它们比一些动物更加灵敏，它们一定能够感觉到异常，而且，或许还向我们传递着大地的隐秘，只是我们的感官麻木，我们身体的视听范围极为有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的耳朵自然而然地屏蔽了许多的宇宙声音，比如无处不在的宇宙大爆炸的嘈杂不堪的背景声音，恒星与行星滚动旋转的声音，这种屏蔽虽然对我们自身的生活与生理有好处，但我们对大自然灾变的预判就陷入了迟钝境地。这仅仅是猜想而已，或许是这样的。所谓的“巨音稀声”，从某种角度是说我们听不见“巨音”而已，而草木们也许听得见，它们与大地紧密相连，与寰宇紧密相连，自然而然，蜿蜒匍匐生长、紧贴大地的腺花茅莓也一定能够听得见。撇开人类创造工具、利用工具的能力而谈，野生动植物天然的感觉范围是否比我们的感觉范围更加广阔，它们感知外界环境是否比我们更加灵敏一些，我同样不得而知。我的烦恼与精神冷寂，来自于对万物的茫然无知、视而不见。我们与野生动植物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但大家却各走各的一条道路。

对于茅莓一类长刺并开花的灌木植物，在我们菜子河流域一带的人们，都笼统地呼为“刺藤”、“刺花”、“刺木”、“刺篱”，包括大多数悬钩子属藤蔓植物，包括木香花、野蔷薇、插田泡、茅莓等，全身带刺，其模样儿相仿，这四种植物同属于蔷薇科，晃眼望去，实在让人难分彼此。

细心观察，四者各有所异。木香花、野蔷薇两者与茅莓、插田泡两者，外貌差异甚大，容易区分开。木香花与野蔷薇，为蔷薇属，倘若没有仔细去探究的耐心，它们在未开花之前，杂居在一起，就很难让人辨认出来。茅莓与插

田泡，更让人模棱两可了，它们同为悬钩子属，除开插田泡枝叶藤蔓长得杂乱繁复、可以大面积围地一方强势生长而外，它们在外貌上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的花期，同样的花形，同样的红红紫紫的浆果，其浆果有着同样的美味，诱人生津。

鲁迅先生在其文章里，覆盆子或指插田泡，或指周毛悬钩子，我难以知晓，因为包括茅莓在内的悬钩子属的带刺植物种类繁多，且每个地方对植物的称谓不尽相同。只要用心观察，茅莓与插田泡还是比较区别的。插田泡藤蔓较长，较粗，木质化强烈，其老茎紫褐色，被满一层白灰，其茎稍一段为浅绿色，大多丛生一处，枝蔓纵横，所到之处，寸草难生，也许除开擅长钻洞的蛇鼠之外，野兔狗獾之类的动物也不愿潜伏其内藏身，即使密集的插田泡灌丛，是躲避天敌绝佳的藏身之地。其浑身的尖刺较大、较长，像削尖的刀片似的，若刀枪剑戟丛生，它随时都在发出强烈的警告，若被锋利的尖刺刺中一下，好像刺里能够喷出剧毒的火焰似的，让人锥心地疼痛，很多天过去，伤口亦难以愈合。其叶面灰扑扑的，好像一生都处于饥饿状态之中，缺乏营养似的。其花簇生，一束一束地密集，因而，八月之后，其浆果累累，其色繁富，酱红、紫红、黝黑。去野外采摘果实，定不会让人失望。

相对而言，茅莓长得秀气多了，苗株娇小，茎蔓细嫩柔软，且绿叶嫩茎还是牛羊的美味，牛羊的嘴恍若是钢铁打造成的，它们不怕茅莓那柔弱的尖刺。茅莓的尖刺如针，虽然细小，若手被其扎一下，疼痛定然不会减小几分毫。茅莓生长于山坡、路边、疏林处，叶片比较宽大一些，正面为嫩绿色，背面绿里微微泛白，薄扇形，叶缘浅裂。叶对生，叶柄根部可再生出花柄，梢头可生出数枚花苞，有的茎与花柄同属一体。

两者的花萼外面也生满了褐色小刺，用手轻轻触摸一下，略有扎手的感受。插田泡的花不起眼，花色白，无论开的时候还是在短时间内凋谢之时，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些凌乱、杂芜、潦草，显得特别地紧张慌乱，恍惚被时光骑着快马赶着，受到了严厉地追杀似的。而茅莓的花多有让人赏心悦目之处，花苞黄豆大小，淡绿色，掩映在茅莓的绿叶丛中。其花萼慢慢打开时，均分为粉色的五瓣，像展开的五角星，其花瓣粉紫的，花丝白里略带粉红，规整地围着子房，绕成一圈。茅莓漫不经心地开花，好像它有的是时间，与时光娓娓叙谈，其花实在具有好的观赏价值。一丛茅莓，大约萌生五六枝花柄，而一枝花柄至多举起五六朵小花，花少，因而其果实也显得稀疏而珍贵，果实鲜红，滋味爽口。

插田泡丛生一处，会越来越凶恶，占据坎坎地壑，成为庄稼的大敌，农人很是讨厌，秋冬来临之际，想用一把烈火焚毁，又怕惹怒了森林，以手工清除，插田泡武装到了牙齿，难以轻易撼动，让人很是恼火。所以，不管茅莓是不是草莓一类的草本植物，人们取名时给茅莓这种灌木小植物冠以“莓”字，不无道理，透露出了人们内心对这两种植物的喜怒爱憎情绪。对插田泡，当然也有人叫为“树莓”的，赐以“莓”的称呼，但那是人工种植的插田泡，作为水果生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于此态度才那么和蔼了一些。

太阳催生万物，同时，也让万物慢慢成熟和变老。那时，同样为七八月时光，阳光正盛，我经常躲开父母视线的管控范围，不顾炎天火热，蚊虫蛇蝎，悄悄跑到旷野丛林，采摘茅莓、覆盆子的浆果，收获大自然的博大馈赠。只是插田泡藤蔓交错且高远，即使踮起脚尖，其果实亦难以攀摘得到；而茅莓植株矮小，蔓延的藤蔓，离地不过四五十厘米，便于采摘。但无论是刺多暴烈的插田泡，还是温和友好的茅莓，童年的味道是原初的，属于人生最美的味道，它们均给我带来了一段不可回溯的酸酸甜甜、有滋有味的童年时光。

## 小说连载 女士司

康巴

女士司说完径直进了里间，泽仁只好随着贡布一起悻悻地走出官寨大门。贡布不无嘲笑意味地说：“女士司好象并不喜欢听泽仁先生的故事啊。”

泽仁没有出声，各自跨上马头也不回走了。

### 抹不掉的图画

发现泽仁与女士司之间出现裂痕，贡布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昨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觉。今天得知女士司和泽仁到草滩上去的消息后，立即飞骑到了草滩，却看见女士司和泽仁一起在草地上奔跑，接着是信马悠悠地在草地上走了许久。

贡布监视着他们的行动。看着两骑马在草地上奔驰，他紧紧地跟在后面，不时举起望远镜，望着地平线上那一对男女，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他不能向泽仁让位，他知道任何的退让都意味着放弃。

二人骑着马又在草地上跑了好远好远，泽仁接着女士司滚下了马背，他们恣意嬉笑着朝草滩深处跑去，仿佛他们之间的不快都像前几天雪山上的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跑够了，跑累了，他们放慢了脚步，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据贡布所知，女士司很少这样信马游缰在草地上散步的习惯，她喜欢在草原上奔驰，今天的举动表现出了女士司特殊的温情。他不知道，泽仁用什么魔法一下子就与女士司言归于好，而且好到了异乎寻常，这简直使他无法相信。

今天的天气特别亮丽，草地像一片五彩缤纷的地毯，天蓝得透亮。

两骑马在草地上的温泉边停下，泽仁接着女士司滚下马背，他们在草地上翻滚，笑声在草地上飘荡。这种肆无忌惮的狂热是多么的欢快，贡布在望远镜里看着这场景，他呆了，接着他是气极了，他想上前分开这一对恋人，但他终于没有动，他的眼睛里冒着火焰。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在望远镜里看着遥远的地平线上泽仁搂起女士司走进了飘散着白色蒸汽的温泉，这完全是一幅绝妙的图画，这是灵魂走进天堂的图画，这是人走进最高境界的图画，这是张扬生命力的图画！遗憾的是进入这幅图画的不是他贡布，也许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也许进入这幅图的本来应该他，然而他终于没有能够。

遗憾是痛苦中的痛苦。看着女士司与泽仁那样亲热，这无疑是在贡布心上插了一把刀还用力的搅了几下，贡布直觉得自己眼睛发昏，脑袋发胀，浑身血液在沸腾，他跳上马背，用鞭子疯狂地打着自己的坐骑，马在草地上狂奔，主人没有目的，马儿也没有目的，不知跑了多远，栗色马浑身汗气蒸腾，喘着粗气，贡布勒住马，翻身滚下草地，他无力地仰身躺在草地上，看着发亮的蓝天，蓝天贴得这么近，可惜自己却触摸不到，原来所谓贴得近也只是一假象。蓝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无比的空虚。

想着女士司和泽仁在温泉里，简直痛不欲生。他在草地上翻滚着，一双拳头拼命捶打着胸口，他对着虚空呼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佛爷啊，你是怎么安排的？你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我就得不到，为什么我就得不到？”

其实他提出的这些问号是谁也解答不了的，眼泪从他的眼角边滚了下来，他的眼睛迷迷蒙蒙，不知何时他睡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草原上的夜幕已经降临。这时他才觉得心里一阵难受，他需要什么？啊酒，这时候他只需要酒，他从草地上爬起来，骑上马，决定要找一家酒店，他要进入美酒的梦乡。

夜深了，醉醺醺的贡布敲开了玛格丽特的房门。

一进屋，一股浓浓的酒味向玛格丽特扑来，她问贡布：“你怎么会醉成这样？你从来也没有这样醉过。”

贡布什么也不说，看着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穿着薄薄的睡衣，她上前扶住他，说：“走吧，到床上好好休息一下。”

也许是酒的温度在他心中猛烈上升，他的一双眼睛燃烧起烈焰，突然他回手关了门，一把将玛格丽特搂入怀中，力气大得使玛格丽特透不过气来。玛格丽特看着贡布，喘着气轻轻地喊着他的名字“贡布。”

(未完待续)

